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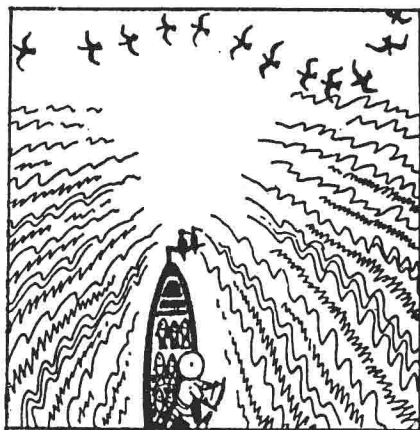
张健人
新世纪出版社



海韵

张健人

海豹



新世纪出版社

海 钓

张健人 著

*

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50,000字
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300册

ISBN 7—5405—0488—9/I·78

定价 3.00元

目 录

- 鲸喷..... (1)
- 天涯水晶龙..... (46)
- 巴东神的子民..... (82)
- 紫色的山路..... (100)
- 仙林青青..... (114)
- 欧达达槟榔..... (127)
- 兽魂..... (142)
- 尖端措施..... (159)
- 外一档..... (174)
- 旋转的夜..... (185)
- 南风轻轻吹..... (195)
- 山路弯弯..... (204)
- “王后”改嫁记..... (211)
- 斗蟒记..... (217)

海钓	(222)
龙虾虎	(226)
那一朵轻柔的云	(230)
的士姑娘	(235)
森森蔗坡	(238)
护符	(242)
忠诚	(245)
甜甜的桑椹儿	(248)

鲸 喷

晚霞放肆地吻着海面，海水羞怯怯地泛起了绯红的光晕，睡梦般地喘息着，使得沸热的空气充塞了蒸发的盐味。时而淡绿，时而橙红的波浪顽皮地敲打着船舷，抛掷着雪白的泡沫，炫耀着自己的男子汉的伟大和倔强。

汪潮仔呆呆地蹲在甲板上，盯着那条可怕的剑鱼。直到腿发麻了，他才懒洋洋地站起身来，扯动桅绳，慢悠悠地把一面红旗挂上去。

怪嘢，挂红旗是向等候在港湾的人们报喜，汪潮仔怎么还不高兴？嘿！他是怕见到瘸脚浪伯的那张珊瑚礁般的面孔哩！瘸脚浪伯准拍打着剑鱼，朝女儿霞波笑；霞波呢，也准是笑得露出一嘴海贝般洁白的牙齿，可不是朝他汪潮仔笑，是朝邓涛笑——眼前这可怕的“活鱼雷”是落到邓涛手里

的。可他要让汪潮仔代他去报信，为的是打掉自己的情敌的傲气！

地上牡丹，海里珊瑚，若说起王川岛的姑娘嘛，霞波是鲜嫩嫩的一朵红珊瑚。像飞鱼般苗条的腰肢，系一条白底红碎花的水布，扭一扭，一串笑，哪怕看上一眼，就惹得汪潮仔夜里在船舱里翻来覆去蹬壁板。但霞波只往邓涛的船上跳。若不是他父母当庭暴众公布招婿条件，宣称只有捕获两员海龙王猛将的人，才能跟她唱咸水歌，她早就把邓涛的船舱当摇床了。这种招婿条件给汪潮仔打了一针强心剂。他知道，邓涛这些日子正忙着筹办什么海上乐园，打扮得光鲜齐整，连那双以往成年行船岔得开的脚板，也套上了乌光油亮的皮鞋，哪还能正儿八经去碰海？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他三天两头就朝浪急礁多的鬼见愁海区赶。按岛上世代相传的说法，龙王的猛将不外是大鲸、剑鱼和鲨鱼。大鲸难得见到，可鲨鱼和剑鱼却是在那里出没无常的。万万想不到，邓涛驾船上大陆的广台镇筹集兴办海上乐园的资金，路过鬼见愁，便一鱼叉叉着了一条剑鱼！

剑鱼确是不愧为海龙王的猛将哩！它那突出的上颌，像剑刃一样锐利。别看它平日不哼不哈地隐身海底，一旦发怒，便宛若闪电，朝船只扑去，一瞬间扎穿船板。剑鱼虽凶，肉却鲜美，渔民们从不错过捕捉它的机会。但剑鱼的利剑足以刺破撕烂任何网具，所以只能用鱼叉。七年前，浪伯用鱼叉叉中一条剑鱼，正嘿嘿大笑呢，那条负伤的剑鱼突然潜入海底，而后又猛地冲出海面，猛不冷丁刺穿船板，剑尖

居然扎断了他的脚筋，叫他落了个终生残疾，给人叫成瘸脚浪伯了。

瘸脚浪伯是王川岛上最出名的渔佬。乘风踩浪五十年，捞过鲍鱼，摘过燕窝，单是鲨鱼鳍翅——这脍炙人口的鱼翅，便割了十多斤，居然会栽倒在一条剑鱼手下！行船，行船，瘸了一条腿就再也行不了船。可他立意要把自己的雄风传下去。他看中了邓涛，他知道女儿霞波也喜欢邓涛。邓涛读完高中便呆在甲板上了，是后生中的海尖子哩，嗅嗅海水味儿，就晓得有什么鱼群；一个猛子扎进水，就能从三丈深的海底捧出一把鲍贝……海岛那伙后生存，都看邓涛的眼色行事哩。可惜邓涛这阵子似乎走火入魔，当上讲吃讲玩的二流子了。他要用这个条件，收拢邓涛的心。为了加重他的话的份量。他同时当众宣称：谁第一个看见擒获龙王猛将的后生，得帮着把猎物带回岛！

谁想到，邓涛竟然头一个捕捉到了剑鱼；谁想到，汪潮仔偏偏是第一个碰上邓涛的后生！

汪潮仔想象着霞波将被邓涛搂在怀里的情景，胸膛里像给灌了一大桶海水，苦苦的，涩涩的。

船头过处，噗噗噗，惊起一条条飞鱼，在空中划下一道道银弧。

汪潮仔慢吞吞地拨动桨儿，细碎的浪花跳跃着，晃着他的眼。

隐隐约约望见岛上的将军峰了，似乎还望见峰顶那只红色的鹰箏。那只扎成老鹰形状的风箏是瘸脚浪伯放的，带着

风笛，「嚶嚶」——带着古老的梦。天晓得，靠一条瘸脚爬上将军峰，只要不下雨，天天如此，他浪伯图个啥？！

汪潮仔不知怎的，心里忽然发毛，放下木桨，去拽船尾的尼龙钓绳——好歹得从子母钩上取下几条鱼来，总不能让舱里只躺着邓涛叉中的半死不活的剑鱼吧！

尼龙钓绳的水滴，闪着冷冷的光。

“啊！”汪潮仔低低地惊叫一声，眼帘分明撞进一根美丽的锦带，多像霞波头发上的蝴蝶结。他正要伸手去摘取，锦带蓦地张开可怖的背棘，“老天！毒鲑！”他大惊失色，急忙缩回手来。

大凡海佬全晓得，这毒鲑可不是好惹的，一旦给它的背棘刺中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

好斗的毒鲑似乎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，沿着钓绳要爬上船来了。

汪潮仔慌忙挥起斧头去斩钓绳。砰！钓绳断了，他的身子猛的一歪，兴许是他的块头大，小船往一边倾倒，只听见哗啦一声响，剑鱼掉落水中。原来，捆住剑鱼的绳子是与钓绳一起系在船尾的，也被斧头斩断了。

汪潮仔急得大吼一声：

“哇！”

吼声被涛声吞噬了。海上起了大风，狞笑着撕扯桅上的红旗。

剑鱼一近水，神力又重新回到体内，只一个翻滚，被浪花一裹，便倏然而去。

汪潮仔又大吼一声。这是无可奈何的吼声。海风扇打着他的脸，他不由得闭上了眼睛，仿佛不相信眼前的一切。

半晌，他才醒过来，三下两下扯落船桅上的红旗，然后无精打采地走到船尾，在桅杆上半挂起白旗。

桅挂白旗是不祥之兆，通常是船上死了人才挂的。

可他明白，邓涛若从大陆回来，知道得手的剑鱼又给溜走，失去了满足瘸腿浪伯夙愿的机会，他肯定比死了娘老子还难过！

将军峰上的鹰箏，在嚶嚶地叫。

二

阳光像一块金绸，披在邓涛的汽艇上。汽艇的马达快活地低吼着，在船尾撒下了一团团黄澄澄的花朵。哦，若是游客见了，准会想起王川岛上的椰子花吧？海滩上那片椰林真美，成双成对来游玩的情侣见了，也许会说比广州流花湖畔的棕榈林还迷人哩！对了，霞波不就是在那片剑林里头一回扑进我的怀抱么？邓涛握着操纵杆，恨不得把这一团团浪花牵到浪伯的礁砖瓦屋的黑漆大门前。

“嚶嚶——”尖利的鹰箏风笛，却把汽艇唤到了将军峰下。

邓涛喜欢听这风笛，喜欢从这风笛声中去体味浪伯当年的雄风，去幻想震撼心房的拼搏，去追求渔人情感的最高境界。打从七岁那年双亲翻船沉海后，他就迷上了这风笛声。

那时风笛是从浪伯的大嘴里吹出来的。

“你爸妈没有死，是先人请他们到龙宫去喝石斑鱼汤了。”浪伯摸着他的脑瓜，悠悠地说，眼里闪着亮。

小邓涛鼓起腮帮子，眼睛瞪得滚圆，摇着浪伯的手：

“先人为什么不请我？我也要喝石斑鱼汤嘛。”

“先人只喜欢踩海的好汉！”浪伯的话充满着与大海和恶鱼搏斗的欲望与兴奋，一种催人奋起的韵律。哦哦！七百年前的先人，是宋代元帅张世杰的大将哩！护着宋朝最后一个小皇帝，在这一带海面，与凶神恶煞般的元兵斗了三天三夜，打得元兵鬼哭狼嚎。是了不得呢！先人好一条壮汉，孤身一人，跳到海里，就敢抱着鲸鱼和鲨鱼摔跤。硬是凭着他捉了一条巨鲸和几条恶鲨去犒劳宋朝官兵，才在元帅帐下当上了大将。后来，一夜狂风起，海上没有了船，没有了鼓，只落得南海给王川岛拽下一湾碧波，碧波荡荡的舔着平空兀立的一座山峰，山峰顶着一轮庄严的满月。那山峰活脱脱是先人挥戈冲杀的模样啊。

邓涛熄了马达，拴好汽艇，兴冲冲地直奔峰顶。他心里倏地拱出一个念头，将来办起了海上乐园，得把将军峰也划为一个景点，就让浪伯当导游。浪伯那悠悠的声调搅动起历史的风云，肯定会引人入胜的。

“浪伯！我给你老买了两罐可口可乐哩！深圳特区新产品哪。”邓涛扬起右臂，巴望浪伯一跛一跛地走过来，咧着嘴笑：

“好味，带回家去，给霞波也尝尝，她正在忙着炆煮剑

鱼啦！”

瘸脚浪伯却有气无力地收起鹰箠，瞥了邓涛一眼，便缓缓地下山了。他那花白的头发分明透着失望的忧伤，右脚似乎瘸得更厉害了。

邓涛好生纳闷，收住了脚步：奇怪！今天我又中了剑鱼，生擒了龙王一员猛将，怎么浪伯还不睬我？

他挠了挠头皮，正想撒开步子追上去，向浪伯问个明白，耳边响起一个怯怯的斑螺喉：

“邓涛！”

汪潮仔！

汪潮仔低着头，那目光是木然的，却又隐着深深的歉然神情。

邓涛审度着汪潮仔的眼光，急切地问：“你咋不早带浪伯去看剑鱼？老人家做梦都在盼哩！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汪潮仔结结巴巴的，声音好似憋在喉咙里。他呆头呆脑地扫了邓涛一眼，兀自往岬角跑。

汪潮仔跑得比跳鱼还快，拐过山脚，一直奔到自己泊在岬角的渔船边才打住。

邓涛追上来，那面低垂的小白旗，刀子般划破了他的眼帘。

“我把你的剑鱼丢在海里了。”汪潮仔的口齿此刻格外清楚。

嘭！结结实实的一拳砸过去，邓涛看见汪潮仔像只海龟，倒了个四脚朝天。他又开马步，等待对方起身还击。

汪潮仔果真一个鲤鱼打挺，直冲冲地竖在了邓涛面前。他脸上的肌肉一抖一抖的，拳头捏得铁紧，恶声恶气地说：“人家又不是故意的，全怪那只毒鲑……”

“哼！你既挂了白旗，就该把船泊到将军峰下去，向浪伯伯讲讲原由，为什么躲在这天公地奶看不见的岬角？”邓涛眼睛喷着火，又是一记刺拳，看看插到汪潮仔了，却倏地冲倒在地，搅起一团海沙。

“我怕浪伯不信，说我跟你演双簧。”汪潮仔喃喃地说，眸子里仿佛荡起一层雾。

是哩！全岛子的人谁不知道邓涛和汪潮仔从小是好朋友？谁要挨爸妈揍了，另一个就会把全部罪过揽在自己身上来：“伯伯，婶婶，莫怪他，是我约他去玩的哩。”他俩都爱霞波，这只有他才清楚。邓涛突然笑了，笑得有点苦。他在海滩上跺跺脚，期期艾艾地说：

“嗨！汪潮仔，你可是欠了我一海情啰！”

“是老天欠你的情！”汪潮仔扭头便走，“你就不能再去抓一员海龙王的猛将么？”

汪潮仔走了几步，又回过头来，朝邓涛扬了扬拳头：“你放心！我要不捉到恶鱼，绝不去搅你和霞波的好梦！”

邓涛笑了，哈哈大笑。好个汪潮仔，你说得对！果真要依浪伯的条件，还得捉一员龙王猛将哩！单打，双打，终究是要再打！可是霞波不是浪伯那只鹰箜上的风笛，只要她像海藻，缠着我这支桨就够了！

“天乌乌，雨糊涂，海龙王，娶媳妇，鱼挑灯，蟹打

鼓，虾仔举旗翘大肚……”

谁在唱歌？像浪花舔着沙滩，柔柔的；像甘蔗折断了，清亮亮的淌出一汪汁，甜甜的。邓涛听着听着，心灵的港湾鼓起了饱满的帆篷，撩拨得他好不安生。啊！是霞波，她准是望见他那条崭新的汽艇了。难道她晓得他要把它作为游艇么？

“鲸婆子叫呀！”瘸脚浪伯的嗓门，冷森森地，“还不快给我烧饭去，存心饿坏你老爹呀？”

三

夕阳的金辉在将军峰那块巨岩上小憩片刻，悠悠地滑落海里。暮色从椰林中，从沙滩上泛起来，湮染着天幕，倒是天边一片亮光闪闪烁烁。那是香港的不夜天哩！岛民们从没去过的遥远地方。

霞波坐在窗前，痴痴地望着那条汽艇，像一只白腹蓝翼的海鸟，在风的推送下悠荡悠荡地滑飘在浪尖。她心中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怅然愁绪。

她真心实意地爱着邓涛。他是岛上头号捕鱼好手哩。他还到大陆念过三年高中，晓得天上有看不见但能吞进整个星球的黑洞；晓得好远好远的大洋有个船过无踪，机过无影的神秘的百慕大三角；晓得从鬼见愁海区掠过的那种像长了翅膀的船，是从香港开往广州的水翼船，还晓得——啧啧，羞呢——不从娘肚子里生出来的试管婴儿……她早等着他来下

聘礼了，偏偏老爹又立了个招婿的新章程，如今还不让她去接近他！

她心慌意乱，再坐不住，走出自己的小屋，心“咚咚”发跳。好意思给老爹说吗？逼出来啦！老爹会听女儿的话吗？难说，但好歹也得说说！

霞波走进堂屋，老爹正在拾掇从浅海里捞到的小鱼，把混杂其中的杂螺捡到畚箕里。这些杂螺连猪都懒得吃呢，只好当垃圾倒掉。

霞波帮着捡了一会杂螺，略为镇定了一下，轻声喊：

“爹！”

“嗯。”瘸脚浪伯在煤油灯下看见了女儿一张绯红的脸。

“阿涛买回一条汽艇呢，好新鲜，好漂亮。”

“好个屁！”

“你不喜欢阿涛了？”

“我不喜欢他办什么海上乐园！只有行不得船，走不得海的二流子才去招引别人玩的。像邓涛这样威风八面的海佬，应该去跟海龙王斗，用龙涎香、鲨鱼翅、剑鱼肉来赢得全岛乡亲的钦佩。他倒好弯腰拱背，满脸陪笑地四处奔波，买回一条汽艇，也是服侍游客的！”

“阿涛是有心计的人，他绝不会去当二流子。”霞波摇摇头说。

“还有心计呢！”老人悻悻地说，“他再不赶海，就和海隔了心。跟咱们那些捕过鲸，叉过鲨鱼的祖宗隔心了。阿

波！你莫再想来劝阿爹！你若真的想招阿涛进门，就该去劝他。你的话是网，罩得住他那条乱蹦跳的鱼的。”

瘸脚浪伯说完，端起盛满杂螺的畚箕出了屋，消逝在黑黝黝的将军峰下。

屋外，“哗哗”的海涛声，伴随着嗤啦啦的椰叶摇曳的响动，还有从未听过的撩人的歌儿，灌进霞波的耳鼓。她的心也翻腾个不停，急慌慌地出了屋。

邓涛在汽艇边等着她。猛一见他，她愣了愣。他手里提着一台收录机。这种铁匣子她在大陆的百货商店里见过，那好听的歌儿就是从铁匣子里飘出来的。

“好听吗？”邓涛问她。

她不回答，只痴痴地看着他。这匣子里姑娘的歌太好听了，叫她有点害怕，一冲动，抱住了他：

“要听歌，我给你唱。”

邓涛笑了笑，吻了吻她，调换了收录机的按钮。“好吧，你就唱那支‘海龙王，娶媳妇’，我录下音来，以后在海上乐园播放。”

霞波不吭声，松开了手，爱火在眼底隐着，流露出的却是幽怨。

邓涛心中一热，放下收录机，伸开强壮的双臂，紧紧地搂住了她。那紧贴着他的充满弹性的胸脯，那迷人的滑润浑圆的肩头，使他整个儿着了火一般狂燃起来……

突然，他感到手臂上滴落了些凉冰冰的液汁，心里一颤，忙问：

“你哭啦？不喜欢我这样么？那好，等我正儿八经娶了你……”

邓涛扶起了她，她却哭得更厉害了，一边哭，一边喃喃道：“你还有心娶我？你的船都不沾鱼腥味了。”

是船，就非得沾鱼腥味么？这个问题，邓涛不知思索多少遍了。他到自己念中学时呆过的大陆上的广台镇去，到处都听见人们在谈论着“商品生产”、“第三产业”。他那一向活跃的心动了，一向喜欢新鲜事的心被深深吸引。他见到学校的游泳池对外开放了，全是人：有本校同学，也有外地人，还有香港客。人头涌涌中，有人高声谈论夏威夷的阳光、海滩的美丽，谈论着明年计划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去，为的是那里也有海滩，也有阳光。乖乖！到海南岛去可是千里迢迢呢，就为玩，旅游！开阔眼界，增长知识，锻炼体魄！高尚的文化生活！啧啧！这也就是第三产业？王川岛的阳光、海滩，倒也是天下有数的呢！记得浪伯说过的，当年宋朝皇帝把最后的行宫建在岛上，就贪图那柔柔的阳光，柔柔的沙滩，柔柔的海湾哩！

“霞波，我的船眼下要派新用场。”邓涛轻柔地抚摸着她的肩膀，火辣辣地说，“等我办起了海上乐园，咱这闭塞的荒凉的岛子就会热闹起来，会有舞厅，会有电视看。咱们这些鱼花子，会过上城里人的那种日子。我要让你在砌瓷砖的厨房里，一边做饭，一边收听立体声广播。以后咱们的孩子不尽拾贝壳，掏小螃蟹玩，也能像城里孩子，参加健美比赛，玩益智积木……”